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序

夫興衰運也窮達時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窮天任運
修己俟時謂命有定數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達妄
意僥倖偶然得之則誇街辨智矜持巧力自以爲己
之能一或齟齬則抑鬱亡聊譟憤亡恥奴顏婢膝嘔
嚅趑趄靡所不至節義廉遜之風蕩然掃地矣悲哉
乃以其意作古今類事二十卷凡前定興衰窮達貴
賤貧富死生壽夭與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
啄分已定於前而形于夢兆於卜見於相見應于識

序

驗者莫不錄之仍以其類分爲十門使猖狂譟進迷
惑競利之徒見之而少解或謂子曰昔李蕭遠言定
命由天論其本而不暢其流也郭子元言致命由己
語其流而不詳其本也劉孝標作辨命論以訂正之
其意若曰命雖定于幽冥終然不變命實周流非一
恍然難知今子謂之前定將定于天乎定于人乎應
之曰興衰窮達死生六者天之所賦也智愚善惡此
四者人之所爲也天定可以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
裴度以陰德而致貴孫亮以陰譴而減壽善惡之報

當待天人既定而求之故子又別爲二門謂命已前
定有爲善而增者有爲惡而削者庶幾善人君子當
正心修身樂天知命不以人廢天不以天廢人此古
今類事之本意也學者幸不以怪亂見誚其事類則
以古今相間故不爲先後之敘乾道己丑仲夏朔日
委心子序

序

二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總目

第一卷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周武得璽

叔虞封唐

趙鞅病寤

楚平壓紐

始皇備胡

漢高靈符

元后天璽

光武符應

魏文黃龍

孫權豹尾

晉元玉策

總目

宋武龍章

武陵石立

明帝移宅

齊高授位

神武遇神

陳氏金字

韋鼎望氣

梁武蹕聲

蕭紀改元

孔靖晝寢

陳文簫鼓

太武遷都

帝煬帝縱魚

周祖破齊

隋文移都

第二卷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啓

太宗書生

中宗拋石

天后知命

睿宗金牛

憲宗龍木

得寶改元

叱像占年

峇郎似我

一行當歸

佐卿留箭

審音知變

遇神爲備

武宗改名

宣宗符夢

普王履位

總目

二

潞王當帝

周宗遇僧

石晉墜石

梁祖嗜雞

太元遇仙

楊勛吟詩

聖宗征劉

譙開遇仙

陳搏睨趙

仲明天數

王白術數

一殿三天子

城下三天子

乾德名年

曹谷易格

錢氏歸朝

第三卷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子方祀竈

王溥三田

文昌兩炬

裴度龍鍾

僧孺鸚鵡

仲舉貴人

智興侍中

陶侃爲公

魏舒自知

伯龍鬼笑

敬容何敗

顧琛立廟

范雲歸心

江淹貂蟬

馬植黔南

總目

三

子儀奪馬

文惠艤舟

懶殘撥芋

正己看墻

田方陰府

冀公遇裴

周生參政

當世侍中

崔韶三勝

寶藏三品

張說橫財

孝叔蛇鏡

王勃不貴

思溫無祿

公誼過河

鼎夫鹽中

魏鄭窗下

第四卷

異兆門下

尉遲賜帖

李什名巷

黃覺大錢

李生白銀

朱嚴助教

俊民狀元

固言遇姥

韓湘開化

仁鈞避地

李庾食鱸

德裕終南

楊瓘遷官

昭武販馬

歸皓溺水

總目

四

高雅見怪

伯珍注名

處厚百日

師道勇退

段弼得錢

盧瑩無官

黃裳狀元

藍守山魃

吉寶得汗

武侯後身

子正角龍

鄭綱拜相

章公玉簫

第五卷

異兆門下

張洎破瓜

盧杞宰相

德璘巴陵

寇相毀廟

張誼赤光

韓澈靈語

琴僧江湖

狄公默祝

文公出廳

歐陽求退

鄭咸中允

賈林侍御

董齊醫畫

士寧得道

范諷三品

洪濤辟官

孔公新廟

栢閣行者

總目

五

世則首冠

延卿職官

仲宣不出

張生得官

文叔遇俠

燕王遇張

溫裕喜鵲

薛珏注壽

僧知宿命

僧遇異人

釋氏宿因

釋氏留難

六祖遇難

第六卷

夢兆門上

呂綺射月

穆子號牛

公孫七曹

蔡茂三禾

王濬三刀

周勤晝寢

周宣占驗

陶侃天門

彥回著具

慶之疋絹

慶遠褥席

伯玉腋翅

吉瞻鹿皮

鮑泉朱衣

豆盧名亭

奚陟推案

杜牧改名

良弼獻詩

總目

六

范公捧詩

蜀主竹筴

之遴折臂

鴻漸相位

羣玉仙藉

孟震附尾

吳淑丹陽

思道點闕

丘旭定分

虛己賜緋

沈昶鄂字

李迪玉魚

馮僕方響

程員雞行

徵古太守

涼公梟棺

孫華生文

元規八字

第七卷 錢公自述

夢兆門中

張鷟乘驢

賈參半臂

劉檀改名

少卿領馬

盧絳白衣

希濟金介

潘洞篆銘

劉詠看榜

觀文榜尾

蘇協愁字

李攸見塔

孫偃踐木

范政送藥

鍾輻種松

總目

七

陳公荆南

厚之翰林

裴頭黃尾

龍首山人

蔡齊狀元

全火及第

崔圓爲相

錢生楚州

李概斫足

東坡大吳

魏清除代

殷袞文學

周琬角書

草制前定

孫蟾除官

錢丕得官

錢公自述

化成得雁

張洎二驢

鄭滂鳳字

吳奎論題

王獵侍從

彥祖天字

劉滋吞印

文公剃髭

孫相填名

丁序唱名

國隆黑豆

第八卷

夢兆門下

鄭獬白龍

楊礪記室

曹確剃髮

竊宗神告

總目

涪化看蛇

景德隨官

戴昭領錢

刁港賦詩

濟陽築宅

懶瓚垂訓

僧伽同行

辟支佛記

黃牛廟詩

張君房靈夢志

先大夫龍泉夢記

蒲教授荆山夢記

劉悅第三

孫鉉策題

文績狀元

處厚類試

元珍贈詩

彥國文學

第十卷
士美金堂

任豫交代

允蹈甲門

何某二子

照鄰闕牀

第九卷

相兆門上

公孫見子

黥布當王

衛卿封侯

鄧通穿衣

亞夫餓死

李固奇表

張裕撫鏡

羊祜建功

總目

九

周陶畧同

馮婁共見

欣泰傷額

昭達眇目

沈攸乘舟

安仁封侯

管輅不達

建平術驗

天綱術驗

憬藏術驗

梁鳳術驗

祿山異聞

姚崇甚貴

景融坐廳

艾穎登第

錢鏐非常

第十卷

士美金堂

任豫交代

相兆門下

班超封侯

王暉懷及

鍾輻亡家

王顯夕死

中立爲將

李寬三無

冀公十全

种放帝友

若水公卿

垂崖鬢瘡

師德跛足

元景大貴

李嶠不富

錢楊知人

曹瑋知人

薛展狀元

總目

十

薛邕列曹

禹偁易名

柬之奇才

胡旦制誥

盧相敗土

若水見僧

韓丕甚貴

齊丘早退

歐陽省元

堯封幕職

子履不壽

第十一卷

卜兆門上

畢萬筮仕

懿氏卜妻

季友爲輔

晉侯食新

管輅占驗

郭璞占驗

戴洋卜數

卜珣知死

麻禱天馬

嵩真算壽

江謐碁卜

尹思月占

文育得銀

瀉風推象

滿師九宮

處謙星算

道茂請判

庭芝貸死

頤素及第

呂憲改名

總目

十一

張李異占

東門俱第

趙明奇中

王蒙占色

惟象要訣

章盧同兆

老人飛著

第十二卷

卜兆門下

隗炤責龔

僧泓戒說

德裕食羊

杜悰救禍

杜愆飛雉

崔圓大貴

穆生官氣

章翁異驗

孝先共占

蘇協貴子

董祐賦題

王恉遇僧

利用極貴

王生聽聲

文泰言命

積善得狐

崔張不協

垂應紫堂

曹谷命書

中和布算

從周詩卜

趙公寄詩

李生三韓

鄭滂朝官

總目

三

第十三卷

識兆門上

龍尾取號

阿童渡江

陳氏九六

僧辯童謠

隋帝拆字

潘石同歸

隋蜀不祥

公遠歸蜀

明皇制曲

適之鼎鬪

望德塔動

王衍移曆

蜀主禁銅

知俊揚骨

廣政破木

興聖駱馳

滿城誦詩

後主古詩

晉公平蔡

黃賊黑賊

興國芒兒

毅夫楚江

崔立歸路

李生折足

庾亮旒旒

唐朱之兆

丘墟之象

搜珠之語

愁臺之讖

孟入之言

第十四卷

總目

三

識兆門下

遐周阿環

蜀主歸國

僞蜀桃符

延瓊孟字

誌公畫鹿

守忠禿鶯

木平望火

李密邢厄

執誼崖州

昭宗易梁

朱梁龜堂

莊宗唐晉

清泰小字

牛字助語

道昌篆書

彥博貝州

天命迎宋

李生練帛

符太保骨

少游滕下

孟津雲起

崔曙一星

子京兩地

子美蟬蛻

宋炎葉齊

安道佛卿

范子病葉

唐卿京官

史二致富

沂公梅詩

原夫言譴

王公後事

晉公朱崖

禹偁病鶴

總目

齒

萊公晚竄

廖融得句

楊軒燈詩

東坡入海

元之蘄州

存寶無首

陶弼貽詩

仲英折桂

狀頭入相

王崑詩識

第十五卷

祥兆門

呂望封齊

仲尼玉書

越王烏臺

文翁擲斧

應樞天符

比千賜簡

楊震黃雀

張承白鵲

朱异飛蟬

行功魚袋

高駢貫鵬

秀之擲栗

欽則飛蟲

江陵生洲

全忠生蘆

武后萬年

南康祿食

錢起鬼謠

虹霓降祥

文成二事

子良雙虹

薛願虹金

總目

五

洪實蜺龍

孔愉印龜

士護叢林

張伯藏壁

鄭珏瑞麻

應元保運

慶源菱荷

處回旌節

天聖高第

慕容五木

李暉兩火

蒙正槐瑞

沂公槐祥

敬洙彈烏

危序看榜

鄭戩彩選

馬拯同名

九

第十六卷

婚兆門

與尹至金

韋固赤繩

辛祕綠衣

李生筮篋

盧渥紅葉

廬氏碧襦

元綜偕老

承業擇聲

閔儀繼室

明皇宮人

僖宗宮人

賈偶再生

章汎天意

高氏陰配

于祐紅葉

總目

去

繼圖飄葉

令狐媒介

黃霸共載

毛仙述配

仙客遭變

明宗宮人

第十七卷

墓兆門

天孫昔者

袁安書生

孫堅異人

滕公佳城

陶侃牛崗

郭璞桑田

庾氏生金

處俊壓角

明徹白馬

沈彬石燈

韋墳萬日

崔巽三年

郭璞龍耳

智興竹杖

羊祜折臂

伯玉暴貴

張裕累世

流之改葬

靈運古冢

王果得銘

大雅不利

洛陽南市

地理吉凶

韓呂才葬論

葉公陰宅

榮十由余氏墓

總目

七

第十八卷

雜誌門

敬達玉琬

文孝石匣

劉毅齋名

南雍羊壇

李相紗籠

宣宗探圓

盧齊暴亡

鍾李同出

耿詢太史

房瑄龜茲

多遜崖州

顏濬廢閣

抽籤爲戲

分河取丁

鶴林花歸

丘巒三笏

沈良借緋

魏瓘築城

陳氏修廟

孝先竹床

全僧修寺

曹翰屠城

第十 更人移廊

拱聖節度

賈升知觀

王慶敘功

于生遇風

張洎修廟

程公逸事

孫何第一

亞夫角聲

士衡無失

總目

六

范客薦福

郭注求室

吳僧寶鑑

列子力命

禹錫分定

鄭珏吉凶

胡宿名言

東坡分定

第十九卷

爲善而增門

臧孫有後

韓厥紹孤

臧孫有後

叔敖斷蛇

張湯有後

王侗繡被

丙吉非死

王賀必興

郭躬仁恕

裴度還帶

洪敬嫁婢

明府嫁婢

劉霽延母

彥賓歸女

李質延壽

之亨放魚

從政延壽

查道侍從

張女二事

和璞斲墻

世明變格

康成經驗

元植及物

毋公印書

汀甫誦經

總目

九

樊元遇僧

崧卿患癰

第二十卷

爲惡而削門

哀侯長惡

陳平陰謀

李廣殺降

虞詡獲罪

無忌遂良

蘇頌三品

婁公誤殺

張說不義

崔應奪祿

荀鶴惡念

葉生陰責

齊丘矯命

孫亮減壽

陳昱再生

張景改名

李生促年

崇德遇僧

浚明減官

李紀殺生

寇奢杜儉

叔賢降品

孫覺誤落

宋公易名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總目終

總目

三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總目終

宋公長壽

神不降謀

陳賢善品

沈顯難壽

李歸妹主

寇奢林劍

崇壽避讎

寇奢避官

張景避官

寇奢避年

孫亮避壽

陳昱再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一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樊噲嘗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必有瑞應果然乎賈應之曰有夫目矐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旣有證大亦宜然故目矐則吮之燈花則拜之鵲噪則餒之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應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瑞應天命不可以力取由是觀之符瑞之應所以顯帝王之休命故先儒謂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所屬授固不可厚誣於世柳宗元作正符詩言董仲舒等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遂與詩書所著玄鳥巨跡大電大虹白狼嘉禾之瑞併以爲詭譎闕誕不足信可謂好異而不經矣余懼世人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人道以自任故首標陸賈之言然後取周漢以來古今帝王運兆之興衰符瑞之應驗定于前契于後者集而錄之以見其信

而有證云出西京雜記

周武得璽

商紂昏亂武王將欲伐之師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
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此受命之祥也牧野有一樵
夫採木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將絕木祚
方盛文皆大篆紀商之世曆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
是以三分天下皆歸周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而恨
周興之遲至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皆天命所受也劉孝標謂命運之定逝者不可招來

類一

者不可拒其斯之謂歟出西漢并拾遺

叔虞封唐

唐叔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
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
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及成王立與叔虞戲
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于唐周公入賀請擇日封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雖出
於成王之戲周公之請然天命已定於叔虞未生之

時雖欲不封不可得也柳宗元作桐葉封弟辨以爲
史佚成之不可信是烏知天寶成之歟

出史記

趙鞅病寤

趙簡子軼疾五日不知人寤而語曰我之帝所與百
神游甚樂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
羆亦來復射之羆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告我曰晉國且衰七世而亡今
余以舜之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使董安于受其
言而書藏之後簡子出有人當道不去簡子見之曰

類一

三

諱吾昔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
簡子曰吾射熊與羆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君滅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
賜我二笥有副何也答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何謂賜以翟犬當
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
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
於翟簡子欲延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
不見簡子書而藏之府後二年三臣作亂簡子遂滅

范中行二卿其子无恤母翟婢也簡子以无恤賢廢太子伯魯而立无恤是爲趙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保晉陽遇三神於王澤授以竹二節朱書曰天使汝反滅智是賜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抗王左袵奄有河宗至於諸貉南伐晉北滅黑姑襄子受之與韓魏合謀果滅智伯於是趙北有代南并智氏強于韓魏至于武靈王果七世矣吳廣由其女娃嬴孟姚甚有寵於王王遂胡服并略胡地悉如天帝與三神之言太史公備載於世家以見興廢之有命洵不誣

類一

四

矣載史記

楚平壓紐

楚共王无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乃以璧見曰當璧而拜之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後共王薨康王靈王相繼立子干子皙皆不得立平王終有楚國故叔向曰芊姓有亂必季實立獲神故也豈非壓紐之驗已前定於當璧之

拜乎出左傳

始皇備胡

秦始皇既并天下自號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二世以至萬世傳之无窮也二十三年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胡爲人名乃使蒙恬擊胡又築城河上爲塞以備胡三十六年遣使天下使者從關東過華陰有神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瀆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祖者始也龍爲君象謂始皇也使者以聞始皇默然良

類一

五

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於是遂出游少子胡亥請從至七月始皇亡於沙丘平臺李斯趙高立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而秦果亡圖書之言合若符契蓋天方興漢其業將成則命已定矣始皇乃竭海內之力以備胡曷益哉出史記

漢高靈符

漢高祖爲泗上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曰臣相人多矣无如季相

因以女歸之生孝惠及魯元田中有一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孝惠曰夫人貴者此男也及高祖來呂后具言乃追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及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令壯士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蛇後人行至蛇所有一老媪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人以爲不誠欲苦之忽不見秦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芒

碭山澤呂后嘗求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故從往嘗得季後入關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賴項伯得免班彪王命論曰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蓋貧窮亦有命也況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妄取哉若乃高祖靈瑞符應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

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
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豈
不信哉

出漢史

元后天璽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卵董后續筐中取之
石自裂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下后乃合之遂復合
不可開乃寶藏焉及爲漢皇后置之璽笥中謂之天

璽

出西京記

光武符應

類一

七

漢光武諱秀字文叔圖讖劉秀當爲天子故國師公
易名秀以應之光武嘗狗河北會王郎起邯鄲乃入
蘄王郎新盛光武南出晨行至滹沱河无舡眾皆憂
適遇冰合得過未畢而數車陷進至博城惶惑不知
所之有白衣老人在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
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先是光武生於建平元年
有赤光照室方士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
受命改號太初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爲
貨泉或以其文爲白水真人望氣者見春陵郭曰氣

佳哉鬱鬱蔥蔥然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
主此皆受命之符雖白魚之應何以加之

出漢史

魏文黃龍

建安六年魏武大破袁紹於官渡先是殷馗者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梁沛間其鋒不可當至是恰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至熹平時黃龍見譙太史單颺謂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必復見內黃人殷登謹記之後四十五年黃龍果復

類一

八

見於譙登曰颺之言其必驗乎由是文帝卽位蓋文帝生於譙龍見之應也議者多以魏爲紫色閭位而天亦應之何耶其它圖讖所著期運符命並見於本紀

孫權豹尾

吳孫權嘗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曰獵何獲對曰只獲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後權

稱尊號乃立廟於山下

出武昌記

晉元玉策

晉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之亂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遂卽大位化龍之應也于時玉冊見於臨安麒麟神璽出於天寧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也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應見上其本在下至治將興則日星呈祥及夫將廢則躔次吉凶是豈無尸之者乎

出晉

史 宋武龍章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姓劉氏微時嘗遊京口

類一

九

竹林寺獨卧講堂前有五色龍章眾僧見之驚行止時見小龍二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伐荻新州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復至聞杵臼聲見童子數人衣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叱之皆散收其藥而反每遇金瘡傅之並驗嘗觀昔人論運命者謂河出圖洛出書赤鳥啣丹白魚登舟神母告符神父指路字成木葉字出蝸涎是皆天命已定非有言語之聲芳芬

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憑物以效意假神以告人觀諸
孫權宋武爲不誣矣出南史

武陵石立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山隕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

精奇形如古石闕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年八月孝

武始生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蓋石

立之應也出王子年拾遺

明帝移宅

宋明帝封湘東王孝武爲開宅邸方鑿池獲赤玉二

類一

十

枚及入朝乃居西邸建平王景起宅在建陽門外始

成詔以一宅換之自西邸移入新宅河洛讖云靈耀

豫見東南隅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在巽地蓋天之

應之也出宋明自敘

齊高授位

齊高帝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下有篆書諸人皆

不能識王僧眞獨曰此何須辨錫而有九九錫之兆

也初帝年十七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及貴舊

坐

之嘗出鎮淮陽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
孫當昌盛淮南太守孫奉伯與帝同室卧夢帝乘龍
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而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
而我不得與也奉伯果卒於宋崔靈運夢天謂己曰
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已授之天子年位蓋自
三王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先是宋武
帝於嵩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宋卜世之數
夫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至齊果六十年帝之符應
其前定如此它具見本紀

出南史

類一

十

神武遇神

北齊神武少與劉貴賈智出獵兔逸至迥澤一茅屋
爲犬所噬鷹兔俱死神武射犬犬斃有二人持神武
衣甚急其母育乃曳杖呵之曰何故觸大家因出酒
烹羊以飲之自云有知徧捫諸人言並貴至神武曰
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
者非人也殆亦假神以告者歟

出典略

陳氏金字

陳高祖受禪之日其夜會稽人史溥夢朱衣吏衣吏

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葉金
字曰陳氏五主三十二年遂凌空而去嗚呼天人相
交氣應混并密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

出南史
談藪

韋鼎望氣

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因謂之曰明年
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代終天之歷數當在舜後陳
氏是也後四年武帝遂受禪至德初鼎盡貨田宅謂
友人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
將及故破產爾初鼎聘周遇隋文帝謂曰公不久必

類一

主

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及陳亡
文帝召入待遇甚厚夫天不言以氣與象傳吉凶其
應驗之速雖桴鼓之荅鐵炭之動不過也

出南
史

梁武蹕聲

梁武初爲司徒祭酒與范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
懽甚永明末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
武每至雲所雲妻嘗聞蹕聲自是盡心推事

見南
史

蕭紀改元

蕭紀字世詢梁武之子也爲益州都督侯景之難乃

僭號改元曰天正暗與蕭棟同號時棟爲景所立亦
改元天正也識者云於天爲二人正爲一止天意亦
若曰二人各一年而止也其後果悉如所言昔齊立
當晉世亦僭改年號爲人亨當時謂亨者於文爲二
月了後立之敗果在仲春由此觀之崛起之徒苟恣
縱於一時者適所以發帝王之英靈爾

出南史

孔靖晝寢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寢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

類一

三

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及宋武受命加以開府儀同三司不受薨以爲贈

南史

陳文簫鼓

劉仲舉字德言仕梁爲長城令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帝嘗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中由是深自結文帝嗣位授侍中子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十

數世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如宋武在門梁武蹕
聲陳文簫鼓此其又異也范雲孔靖仲舉遂因之以
致貴豈徒然哉

南史

太武遷都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
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曰昨
朝天帝帝許易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
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貪天符但言四十而
云四百年後孝文遷都洛陽果得四十年神言天符

類一

南

其數先定矣

出古今
五行記

煬帝縱魚

煬帝時有獻巨鯉者帝問漁者何姓曰姓解乃丹書
解生二字於額縱之池中後見此魚益大出於波瀾
解字已不全惟存角生字帝惡之欲射而魚沒竭池
索之不獲蓋鯉而角生乃李唐將興之兆也噫自古
興廢之兆必有吉凶之符符至而能竦然以道德合
之則瑞應可保故武王周公享魚鳥之瑞君臣祗恐
動色相戒至於庸常覩之於瑞則自矜而懈其所修

於異則自忽而逆其所戒由是瑞反爲妖妖遂爲災
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犀是也若夫逢凶
而懼反躬自新則孽可更而爲瑞商之桑穀成王之
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矣煬帝觀巨鯉之變不知
德修乃竭池索之是逆其變而欲以力勝天也烏得
不亡乎

出關史

周祖破齊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秦築長城之日已爲
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承熙之後權雄

類一

五

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于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
不當敵須臾順興來直云黃狗逐黑狗黃狗夾尾走
於時東軍旗幟尙黃西兵尙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
果大破神武

出廣古今五行志

隋文移都

長安朝堂卽舊楊村村門大樹猶在初周有異僧棧
公言詞多驗時有人集於樹下棧公逐去之曰此天
子坐處汝等何敢居此至隋文卽位果移都於此後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乃

置離宮數游汾陽以壓之後唐高祖起并汾遂有天
下云

出南
京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一

類一

六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

上諭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啟

隋開皇末有老翁謂唐高祖狀貌甚異曰隋氏將絕

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將在君也高祖惕然拒之翁曰

既爲神所授寧用爾耶但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

謂誰翁曰公之道籍但公不知耳天之所啟神器所

屬必在二人彼若無意公自得之帝間安在曰鄠杜

閒隱居帝乃詣焉既見貌若冰雪隱几持頤塊然自

類二

一

處遽曰吾久厭濁世汝擅於時者顯晦既殊幸无見

忌帝愕而謝因啟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

其在我宗僕宿叶冥徵謂鍾大運切知先生之道亦

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雌雄於鋒刃術智

力於權謀深恐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實有心焉

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遜躡

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醢雞夏虫未足以窺大道也先

生領之帝復進曰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僕

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

徒秦漢以還皆瑣瑣常材不足數今先生尙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臯矣一言可致昌運得无誨我乎先生曰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有數非人力所造且非吾之所知也訖不對帝還後再訪之則其室已墟矣高祖遂有天下

出神告錄

太宗生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去使人追之不知所在因

類二

二

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焉

出唐史

中宗拋石

唐中宗廢處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於空中而祝之曰我後帝者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桑枝格住至今猶存嘗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鏡中人忽語曰卽作天子未浹旬復帝位

出獨異志

天后知命

唐武三思已封王后欲立之晚歲獲一妓曰綺娘有出世色三思寵以專房情意大惑欲啗於人乃置酒

會公卿莫不畢至惟狄梁公託疾不往酒行命綺娘
佐酒清歌艷舞妙冠一時魏元忠有詩曰傾國精神
掌上身无風驚雪上香裯須與舞徹霓裳曲駿卻高
堂滿座人拾遺蘇焜和之曰紫府開樽召眾賓更令
妖艷舞紅裯曲終獨向筵前立滿眼春光射主人三
思大喜惟恨梁公不至謂其客曰何薄我哉吾欲致
之死地易若反掌客乃告公曰公爲社稷計何不外
柔順以接之而欲爲兇小所圖乎公然之異日三思
復開宴眾客未至公先往謝三思曰嚮以薄命恨不

類二

三

得見麗人今日先至願一見之三思喜笑令人召綺
娘小僕曰不見矣三命三返皆曰杳不可見三思色
變自入求之至於小閣中聞有異香俯而聽之乃綺
娘其聲細如嬰兒而分明可辨三思大驚曰何至此
也綺娘曰我非人也乃天上花月之妖帝遣我來奉
笑言亦欲蕩公之心爾天方眷李氏他姓不可當願
公無異志則永保富貴不然武氏無遺狄公時之正
直人我不敢見安李氏者必狄也遂寂不聞耗三思
出曰綺娘異疾不可見是日三思曲意迎接梁公會

罷密以此事聞天后后知天命已定不可强求不久
迎廬陵王回闕矣出甘澤錄

睿宗金牛

唐睿宗在藩邸有蝸涎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心懼
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卽位鑄金銀
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亦有琢玉爲之者後人
時有得之焉出西陽雜俎

憲宗龍木

元和時內給事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

類一

四

遇神仙遺一玉函中有金龜玉印龜五寸上負黃金
玉印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无疆維
則具進是年寢殿前連理生靈芝二株宛如龍形上
曰鳳芝龍木豈无驗乎

得寶改元

開元末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成乘字識
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明皇御歷之數及帝
幸蜀之歲果四十八得寶之年改元天寶初帝幸東
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其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

悽然歎謂二行曰吾甲子得終无患乎一行曰陛下
幸萬里聖祚无疆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
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進曰萬里橋上歎曰
一行之言今果符吾无憂矣

出松窻錄及
開天傳信記

宗查此像占年

唐初有神像用金製傳云周隋間術士鎔範成之天
后命置宮中扁其殿宇甚嚴玄宗啟而觀焉時肅宗
在東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力士此像有何異力
士曰前代所製可以占在位之年其法當厲而叱之

類二

五

儻年永則其像搖震不然一撼而止上卽嚴呵之其
像若甚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
天子幾何時力士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命
皇孫叱焉亦動搖久之其後明皇在位四十八載肅
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天命素定
惟神得而知之雖邾鄒之占不過是也

出宣
室志

開空崑崙似我

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觀之肅代二宗以次侍保母襁
祿德宗來呈色不白哲龍體不舒肅代不悅以手自

下遞傳呈上明皇一顧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後在位二十七年肅代真不及也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峇郎亦一度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乃應其驗豈非天命前定不可力改故明皇先知之審而終不得免耶

出松窗雜錄

一行當歸

一行師欲歸寂留物一封令弟子進帝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初不喻其旨及幸蜀蜀回知微意深歎異

類二

六

之其事與羅公遠无異以此知行止自有前定豈人

力哉

開元記

佐卿留箭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獵於沙苑見雲間孤鶴上御弧矢一發而中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去城十五里有明月觀觀東第一院最爲幽絕每有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三四至甚爲道流欽仰一日忽自外來曰吾行山中爲流矢所中此箭非人間所有留之壁上後年箭主到此當付之仍記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

九月九日後明皇幸蜀偶至斯觀見所挂箭取而翫之蓋御箭也究其題乃沙苑飜飛當日集此上大奇之因歎其幸蜀之兆已定於此其事與一行當歸及萬里之識相符合焉

出集異記

白虎聲審音知變

明皇一日聞奏霓裳曲不樂取筆記之於前殿之楹高力士乘間請之帝曰朕所記殿柱半月後當有叛者朕聽樂知之夫五音克諧无相奪倫早來之音宮聲弛而商聲重角聲散徵聲廢羽聲瀉宮弛者君弱

類二

七

也商重者臣強也角爲民而散則流徵爲事而廢則亂羽爲物而瀉則浮又商音焦焦者灰之象其應主兵吾憂邊臣將叛天下將亂主弱而臣強也帝又取蓍布卦得離曰重離二明相繼上離白虎下離青龍白虎道路神皆西方之物吾將西遊矣後一日帝幸虢國夫人第貴妃曰妾昨夢與帝遊驪山方食火發驛旁大木千株皆焚帝遂跨一白龍去如飛妾跨一黑龍甚緩叱之見一物青面鞭龍數下龍觸一峯而墮妾亦沈一小室青面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此

俄一騎曰帝命妃子受益州牧蠶元后仍賜絲百縑
遂覺不知是何祥也後漁陽叛書至帝果西幸至馬
嵬六軍不進以誅楊國忠爲名合門少長皆爲兵所
殺軍尙未進曰禍胎尙在遂賜貴妃死於古佛廟以
帛縊之陳尸寺門旣解帛而氣復來遂再縊之乃絕
前次安平驛帝曰樂音與妃子之夢皆應矣驪與離
同音驛與易同音易旁木楊字也俱焚乃滅族之象
也吾跨白龍乃西遊耳彼跨黑龍陰暗之象龍墮沈
於一室乃古寺之應峯神乃山鬼一騎爲馬馬嵬是

類二

八

矣益州牧蠶蠶必有絲絲而加益縑字也仍賜百縑
再縑而後絕也略無差誤信夢之前定如此後肅宗
卽位靈武非重離之應乎帝曰重明乃一家事吾家
失之吾家得之又何憾然則帝王興衰豈偶然哉

出唐

關史

將軍尚遇神爲備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
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
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然忽聞下流數十里絲竹

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舡百艘塞江而上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珥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千人持兵戒嚴泝汾中流良久而退圓卽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无深怪圓駭愕罷會時朝廷无事自此前爲其備明年西狩圓應猝无闕矣

出成都廣記

武宗改名

類二

九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火下火及宣宗乃以光王龍飛古文光字實從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豈

偶然哉

出貞陵十七事

宣宗符夢

太子賓客盧眞有猶子爲桑門會昌中沙汰歸俗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盧告以官卑屑屑常思再被緇褐師曰像教興復非晚矣語未竟俄見日月旌旗千乘萬騎言迎光王卽皇帝位未幾

武宗崩帝果卽位竟符其夢

出宣室志

普王履位

唐李蔚知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忽如風狂云後二年國有更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忽上峻塔投身而下遂不救至十四年八月乃僖宗卽位蓋普王也

出唐麟史

潞王當帝

清泰初在岐陽有判官姓何者忽暴卒云使者拘入冥間陰君曰汝无他過今放還與吾言於潞王來年三月當帝天下言訖引出乃甦欲白其事左右以爲

類二

十

妖月餘又暴卒陰君責之何故不達吾教徐曰放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退見簿書雜亂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耳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密白之王默遣去來春果下詔攻岐陽何知其必驗至三月而何之言毫髮不差清泰卽位擢何天興令固知其數前定人力豈能過之哉

出王氏見聞

周宗遇僧

世宗南征得六合僧善知人言世宗數事若合符契

又曰陛下得三十年帝大悅賜紫袍師號又賜皇建
院居之卽太祖龍潛之舊宅也及世宗卽世人咸以
爲謬後幼主遜位方驗三十年者乃三主十年也帝
王世數非前定乎

出紀
異錄

石晉墜石

長興中雲州雷震一物墜地視之有一石如拳自契
丹界走至太原馮延贇得之覺其中有物遂椎破之
復有一石莫之測也後晉祖鎮并門不受清泰命潛
引契丹爲援清泰命張生鐵討之時人謠云生鐵打

類二

十一

石頭直待圓卽休未幾契丹破生鐵兵耶律德光乃
曰我聞中國有推背圖欲一見之及視之至一挺墨
處曰此碑也碑非石不立乃立晉祖以兵送入洛陽
及帝東遷汴州乃改爲東京一依梁朝故事泊少帝
而晉氏滅卽石中有石兩朝之應也其石後在太原
維摩院功德堂

出紀
異錄

梁祖嗜雞

天福元年秋汴州衙前馮章請假往宋州省親十日
既滿過八日方參朱全忠遣王鑑責之章曰某八日

前忽暴死再活初到冥司見判官叱云馮章未合死
有十五年祿命可急放還乃令紫衣吏一人引入別
城城中有五大殿第一題額曰河東李克用某窗間
窺之見黑龍一目第二曰蜀城皇帝王氏窺見一白
兔坐石牀女監十人立於右第三曰岐陽節度李茂
貞窺見短小一紫衣人憑小玉几而坐第四曰梁王
朱氏窺見一小青窠虎鐵繩縛柱中前有雞肉一盤
吏者曰此朱温也又曰五殿英豪勇猛惟朱温不得
善死第五小殿曰楚王楊氏吏曰河東大王是獨眼

類二

三

龍好富貴子孫三世承之歲在丁卯必死蜀王但自
守一隅又奉三教八年當卽帝位岐陽極有福壽而
无後楚王江湖得志梁王滅于申酉汝慎勿泄只與
王鑑言之某乃出寤其後一一如章言梁祖平生嗜
雞日凡再食前有雞肉之應也由是知人之嗜好飲
食皆有前定况運兆興衰乎

出洞
微志

太元遇仙

天復中有李太元者蜀人也慕道游靈山至一處田
種紫芝遂摘餌之行至一門有青童出曰彼何人而

至此丈人洞府乃入報引至堦前禮丈人遂令坐之堦下飲以玉杯俄有道士至其狀類王先主丈人與執手上堂坐定道士泣曰余之子孫不久受禍後唐將霸昨告上帝帝云已定不可免矣又有大將軍十餘人引一少年衣黃衣太元視之乃後主也又一女子年五十許拜訖道士訶責令送天獄丈人曰算猶未盡乃止旣去命玉女送太元汎舟去太元拜辭問玉女前老道士與後主何事玉女曰道士爲蜀先主今見子孫不久國破頓追魂爽歸洞子到世間當自

類二

三

細知後一年乃咸康乙酉興聖太子入蜀後主遂降唐乃知國主非凡人所爲國祚興亡必由天數王命論謂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其斯之謂歟

出寶仙傳

楊勛吟詩

楊勛者前蜀後主乾德中世號楊僕射不知何處人變化无常爲後主召羣仙於薰風殿刑部侍郎潘嬌奏其妖怪帝命武士於西市戮之隨刃化爲草人未至所法處僕射吟詩曰聖主何曾識伸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楂汎五湖其年冬

後主失國果如其言此亦可以知興廢之有前定也
出洞微志

聖宗征劉

陳搏字圖南太宗召至京師見於延英殿時太平興國初上欲親征河東先生諫止之約更四年方可取會軍已興上不以其言爲然命寢於御園兵果不利而還後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先平并州信乎興衰前定神仙得而知之也

陳搏傳

譙開遇仙

類二

十四

譙開於丙午年三月二日夜其家人覺外門扇若有物觸動者燭而闚之則一老叟布裘赭色方醉熟睡因呼使起曰恐警夜者誤以汝爲盜可速去叟起去獨言曰明年正月聖人出開以爲醉言耳女僕曰地上有一燒餅一帖藥急令逐而歸之已无見又親逐而索之亦不獲明日以問諸人則皆曰无是叟也文與可學士聞之取其餅藥明年神宗卽位噫聖人之出固神仙所前知乎閑性簡靜讀書治氣屢逢異人多閑遊大慈寺文與可呼爲大慈仙

出灑水燕言

陳搏睨趙

祖宗潛耀日與趙韓王普遊長安市時陳搏乘一驢
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

聖祖右手挽

聖宗曰可相從市飲乎 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
遊可當同之陳眦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
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
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叱之使居席右後
祖宗龍飛韓王乃爲佐命李蕭遠曰運之將隆必生

類二

五

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又
曰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其斯之謂

數

出朝野雜錄

仲明天數

周仲明僞蜀時人趙季良常密問孟先主壽仲明曰
上合爲尊主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益
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
問子孫運數如何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矣
季良默然後二十六日先主薨初有丐者自號醋頭

手攜一燈繫無足所至處呼曰不得登登便倒至是人以爲應

出成都廣紀

王白術數

太祖收晉水侵河東之年晉危甚使僞命殿直程再榮求救於契丹至西樓而遇契丹宣徽使王白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後十年晉乃破破卽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仍扶困卻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幾無遺種子但記之是年王師果不克晉後十年正當太平興國四年乃平

類二

六

晉壘

太宗征漁陽旋丙戌歲命曹彬伐燕不利冬虜乘勝抵黃河而退王白扶困之言於此驗矣興廢之數固有前定何王白之術其妙如此耶

出朝野雜錄

一殿三天子

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讒髮皆班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遂幸太子宮庭宇不掃器爲生塵上爲之動色命高力士選掖庭宮女以賜太子吳皇后在選一

日侍寢寢而不悟秉燭視之良久方省肅宗問之后
手掩左脅曰夢一神人言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脅
劍決而入痛不可忍檢之脅下有縫而赤者遽以聞
代宗之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皇后年幼
皇孫龍體未舒負姬取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豐者以
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姬叩頭具服上曰取
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上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
遠過其父謂高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哉

出柳氏史

城下三天子

類二

七

五代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
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
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

太祖

太宗從行

出唐宋遺史

乾德名年

建隆末將改年號宣示宰臣擇前代所未用者不得
重疊尋中書商議遽改乾德後二年平蜀宮人有入
掖庭者

藝祖皇帝因行幸見一照子鎔鑄奇異視之背云乾

德六年鑄上異之令黃門持出便殿宣問宰臣向所
改年號有無重疊時趙中令當國對云無上急召學
士陶穀詢之穀云僞蜀後主王衍曾改此號上由是
重博洽之士兼知術之荒不足以當乾德之號乃天
以此爲吾國家興隆之讖耳

出洞微志
及歸田錄

意未曹谷易格

唐一行禪師製葉子格進之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用
焉葉子格者其字乃二十世李也唐果傳二十帝
本朝曹谷撰新格最爲詳密其法用金骰子以定私

類二

六

凡九彩二百四十七逸彩二百二十七總成四百七
十有四谷時爲職方員外郎而術符之神妙極造化
真一行之流亞其變新格而爲四百七十有四必有
微意未可測也

出澠水
燕言

錢氏歸朝

唐末錢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
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當十
倍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若有國百年吾所
願也遂增廣之及夫忠懿之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

十八年矣

畢仲詢
燕閑錄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

類二

五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

十八年矣

燕閑錄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三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夏孔甲敗於箕山大風晦暝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以爲子子誰敢殃之及子長折薪斧斬足遂爲大閹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善惡之數若從天墜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定而妄覲於分外命定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

類三

定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出子劉子

方祀竈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祀之自是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頃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强大其後陰識陰興封侯貴盛三世侯者四人繁昌如子方之言由是觀之陰氏之貴已定於三世之前矣

出東漢

王溥三田

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人人錢得爲官琅瑯王

溥家貧無貲不得仕乃傭書洛陽市爲人美形貌多
文詞餼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
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庾九族宗親皆仰其衣
食溥先時家貧窮并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粟至億
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溥以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
田一土壘字也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也鐵印
之銘已見於貧賤之時孰謂富貴而非前定哉

出拾遺記

文昌兩炬

唐丞相段文昌負才傲俗常佐南康王韋皋爲成都

類三

二

館舍巡官忽失意皋逐之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
就縣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
引更呼曰太尉來旣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爲皋奉
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
方與日者相語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旣去爲禹
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十年後此客入相
方得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
文昌果入相乃除禮部郎中日者之言毫髮不差向
之兩炬乃神物護持也

出錄異記

裴度龍鍾

唐中書令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定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至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不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度力請討之遂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纔兩月擒元濟以獻遂平淮西及留守洛師話

類三

三

天津老人之事謂其必神仙也不然何以前知

出劇談

僧孺鸚鵡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見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西臺灘上當有鸚鵡雙立前與後以此爲驗僧孺因舉杯祝曰旣能有灘何惜一雙鸚鵡語畢俄有鸚鵡飛下不旬日果拜僧孺西臺監察夫天之示

人亦可知一斑一級皆有定數其所以得之者豈人

力哉

出談藪

仲舉貴人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甲家甲妻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內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是何兒名何當有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當若何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而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

類三

四

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嗚呼仲舉之貴與阿奴之死固有定數而名亦非由人乎

出幽明錄

智興侍中

唐王智興微時嘗自郡赴上都宿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過店問婦所生云近因斧傷已卒智興後官至侍中陰注陽授數不可逃世之人區區競其智力吁可悲也

陶侃爲公

陶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歛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撒於土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侃後封長沙公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相者與朱衣之言若合符節前定可知也

出晉史

魏舒自知

魏舒字陽元少孤貧嘗詣野主人妻夜產聞車馬聲

類三

五

相問曰男也女也有應之者曰男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斧傷而死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始得上計察孝廉累官至司徒遜位時論謂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出晉史

伯龍鬼笑

劉損之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爲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爲

鬼所笑也遂止嗟夫伯龍歷位太守以清貧而營什
一之利未爲過分猶爲鬼所撫掌況今之人治生則
欲暴富入仕則欲速化幽冥之中烏得而不絕倒乎
梵志詩云世無百年人擬作千歲調以鐵作門關鬼
見拍手笑誠非妄語因併錄之以戒好作妄動者

出南史

敬容何敗

何敬容字國禮仕梁爲左僕射少時嘗見沙門寶誌
謂曰君後必貴終當何敗耳及歛容爲宰相謂是何

類三

六

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字族無仕進者後乃爲河東王
所敗由是觀之禍敗固已前定雖欲苟免得乎

出南史

顧琛立廟

顧琛字洪琛仕宋爲吳郡太守初琛爲朝請假還東
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舡悉泊岸側有一人玄
衣介幘執鞭屏諸舡云顧吳郡部伍等至應泊此岸
於是舡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
人問顧吳郡早晚至否舡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
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證因誓之曰

若得郡於是當立廟至是果爲吳郡太守乃立廟方
山號白馬廟云出南史

范雲歸心

范雲字彥龍仕梁爲宰相初與梁武情好甚歡又常
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夜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
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事及
梁臺建遷侍中帝受禪遷右僕射爲梁名相其兆已
見於同宿之時豈不異哉出南史

江淹貂蟬

類三

七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永明初累官至侍中衛
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
貂蟬一具將鬻之其母曰此故汝之休證也汝才行
若此豈長貧賤乎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
言昔子列子嘗謂窮達貴賤貧富皆命之所制而非
力之所能觀諸江淹爲不誣矣出南史

馬植黔南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
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堤堤畔林木夜月明甚見

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
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鈞陶萬類時歷歷可
聽吟者數四遣人問之已失不見後果自黔南入爲
大理卿不久遂拜相噫行止豈復由人哉出將入相
各以數至雖聖智不能迴也

出本
事詩

王中書子儀奪馬

郭子儀未貴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家夜月朦朧田
家垣籬疎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夜深不寐聞燭下有
人聲不見其形又聞榻下有人呼燭下人曰吾二人

類三

八

各值一更中夜後有盜牽公馬燭下與牀下人出擊
盜奪其馬以歸曰爾何人敢盜汾陽王馬公曉乃去
常異之其後公立大功再造唐室加尙父累官汾陽
王中書二十四考子孫封侯尙主居家三百口二十
年內外無絲麻服爲唐室第一人命固前定豈僥倖
至是哉

青瑣
高議

文惠艤舟

大丞相文惠陳公受潮州通判浚漕檄權惠州刺史
率秀才許申偕行中道艤舟古岸江風頗涼新月初

出俄有介冑百輩乘騎數人指揮甚明云今夜丞相
漕使宿此或稍疎虞毫髮不赦公與許相對不知孰
爲相孰爲漕明早詢其地有姚娘廟存焉後公來秉
鈞衡申亦作本路漕使皆如其言公嘗使人自京師
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且欲世人知官爵之崇卑皆
前定也

青瑣高議

懶殘撥芋

衡岳寺有執役僧性懶而食殘人多呼爲懶殘獨李
泌常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出芋啗之取其半以授

類三

九

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後果相肅宗十年

出袁

郊甘澤謠

正己看牆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以
懷玉爲兵馬使尋被飛語侯怒囚之李抱冤無訴疊
石像佛默祈之方睡聞有人在頭上語云李懷玉汝
富貴時至矣卽驚覺略不見人天尙黑甚怪之再睡
又聞曰汝看牆上有青雀噪卽是汝富貴時及覺復
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十數飛墻上俄聞三軍

叫呼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知留後然則富貴真有
時時未至而區區強圖其蔽甚矣

出酉陽雜俎

田方陰府云命公與王北京書表司田方爲人謹愿書札尤精曹南院璋判
大名府時一日凌晨呼之不時至曹怒械于直司及
賓僚退而責問之對曰小人不幸別有拘役之處曹
愈怒曰汝爲使司典吏復於何處執役方請屏去左
右云某久爲陰府所拘主三品以上祿料昨夜升降
三人祿廩迨曉而蘇奔赴早衙不及今日太尉食品

類三

十

某能知之乃書於紙封之俟暮可驗曾異其說及退
歸宅食餛飩甚美乃以野雉爲之曹遽索所封驗之
無差乃釋之

出幕府燕閒錄

冀公遇裴

王冀公欽若淳化二年與西京武覃同行赴舉忽失
公所在覃乃散僕尋之一僕驚悸曰此去有一神祠
公馬在宇下有吏云令公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軍
急往見公來詢之不答因指廟問民家乃裴晉公廟
知公之非常人矣公登第不數年使兩川回至褒城

驛忽見導從至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之
因密報公大用之期仍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
爵位默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用遂修飾祠宇爲

文紀之

出國
史補

周生參政

乾興中有進士者赴舉京師道次宿州旅邸偶宜春
周生亦以薦送相約偕行而周甚豐富遂爲其所
圖是歲乃登第再授巫山令一日忽報周秀才干謁
其刺字州里姓名乃向所殺者遂蒼惶悔謝周曰今

類三

十一

未敢理寃以君前定合作陽間參政此後方奉邀也
今某此來以未能託生合得爲神爲此邑之城隍願
略興葺遂不見其人因鼎新其廟由是威靈顯著後
其人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才三日周復通謁曰某
三十年孤魂無託公今復何避是日遂暴卒此雖寃
報之影嚮亦以見參政之命皆前定也

出詹玠
遺史

當世侍中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醉卧郊外有漁者罷
漁困卧其側夢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

者驚起見馮曰秀才必貴具以夢告其後馮貴訪漁者不復見焉

出燕言

崔韶三榜

崔韶常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三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然則姓名不在三榜之列而區區奔競真絕癡也

出拾遺

寶藏三品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下直歎曰吾年七十未嘗一食酒肉可悲哉傍有一僧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

類三

主

何足歎也言訖不見異之時太宗苦氣痢醫皆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蔬以乳煎葷撥

上服之立

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問左右吾前飲乳煎葷撥有效復命進之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我天子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向使鄭公立除授之則寶藏止得五品故天使稍難之以激太宗之怒遂授三品以符異僧之言孰謂非前

定數

出蜀異志

張說橫財

盧懷慎與張說同時作宰相盧忽暴亡其夫人崔氏不泣謂家人曰公命未盡公清儉而說貪侈說尙存公不應死已而果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處皆曰爲張說鼓鑄橫財我豈可同哉未幾復卒嗚呼奢儉自人而亦由定數耶

續異志

孝叔蛇鏡

袁孝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卽開一幅累任皆

類三

三

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墜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仆而疾數日遂卒然留書尙多其妻開視皆空紙最後

一幅畫蛇蟠鏡中異哉

出感定錄

王勃不貴

唐王勃方十三隨舅游江左嘗獨至一處見一叟容服純古異之因就揖焉叟曰非王勃乎勃曰與老丈昔非親舊何知勃之姓名叟曰知之勃知其異人再拜問曰仙也神也以開未悟叟曰中元水府吾所主也來日滕王閣作記子有清才何不爲之子登舟吾

助汝清風一席子回幸復過此勃登舟舟去如飛乃
彈冠詣府下府帥閻公已召江左名賢畢集命吏以
筆硯授之遞相推遜及勃則留而不拒公大怒曰吾
新帝子之舊閹乃洪都之絕景悉集英俊俾爲記以
垂萬古何小子輒當之命吏得句卽誦來勃引紙方
書兩句一吏入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
常談一吏又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
一吏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歐越公
卽不語自此往復吏報但領頤而已至報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不覺引手鳴几曰此天
才也文成閻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帝子聲
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洪都風月江山無價子之力
也乃厚贈之勃旋再過向遇神地登岸叟已坐前石
上勃再拜曰神旣助以好風又教以不敏當修牢酒
以報神賜勃因曰某之壽夭窮達可得而知否叟曰
壽夭係陰司言之是泄陰機而有陰禍子之窮通言
亦無患子之軀神強而骨弱氣清而體羸腦骨虧陷
目精不全雖有不羈之才高世之俊終不貴矣況富

貴自有神主之乎請與子別勃聞之不悅後果如言

出羅隱
中元傳

思溫無祿

杜思溫正元初大學生也善鼓琴常宿城南攜琴臨水彈之忽有一叟支頤來聽起而詢之老人曰余秦時河南太守梁涉也遭難身沒于此聞君鼓琴故來聽之思溫問其窮通之事叟曰余少子乃主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後二日會此至期見之叟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

類三

五

入不絕慎勿爲武職恐有大禍言訖不見思溫明年果下第遂罷舉西游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授要職隨軍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女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憶老人之言辭不受大將密白韋公補討擊使牒出不可辭而常懼禍及劉闢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破爲亂兵殺家族不知所在此皆祿籍注定宜不逃老人之言也

出成
都記

公誼過河

崔公誼鄧州人補莫州任丘主簿熙寧中河北地震

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南行數程一夕孤宿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有人急叩門呼崔主簿在此否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披衣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主簿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岳到家速來迨開門寂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時知壽州崔度其必死兼程送妻子至壽州次日果卒陰注已定何可追乎出異聞錄

吳大換名

吳大者賣鞋於虹飛橋鄰人王二叔以掌鞋爲業二

類三

未

人甚相得王謂吳曰我有女君有兒願作親家吳曰諾旣成親而王死越明年吳晚歸百餘步見王自東而來相見屈吳店飲吳曰親家翁已死何故相見王曰然某之女蒙君好看某在陰府頗甚感激今特來相見某今職此橋來日橋下死五十三人親家翁是一人之數特爲換其姓名矣來日慎勿上此橋記之出門不見吳來日於橋側俟至午後橋壞打殺者果五十三人豈不異哉青瑣高議

鼎夫鹽中

楊鼎夫頃遊青城過阜江同舟共濟者五十餘人中
流被暴風鼓蕩其舟觸巨石而覆同濟者悉爲洪浪
漂沒惟鼎夫若有物扶助之泊於岸下上有一老人
以杖引之謂鼎夫曰子是鹽裹中人非水中心人也鼎
夫致謝未終已失老人矣後鼎夫爲闈中幕權判權
鹽院遇疾而卒因有俸鹽百餘觔妻子用以裹束其
屍歸葬成都方驗老人鹽中之言蓋死生皆有分定
不可易也

出賅
間集

魏鄭窗下

類三

七

魏鄭公爲僕射有二典事之甚謹一日方晝寢二人
窗下相與言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翁一人曰不
然總由天上鄭公聞之遂作一書遺言由此翁人令
送至侍郎處書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
忽心痛乃憑言由天上者人令送書去及明年引注
由此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鄭公怪而問焉具以
心痛憑送書去告鄭公乃歎曰官職祿秩由天不虛
也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謂神不由正無益於
教化斯怪亂也今異兆所錄貴賤貧富死生窮達皆

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非智力然也使見之者知命
而不憂豈無益於教乎覽者詳之

出僉載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三

類三

六



類事卷第三 益行錄 王寶善 著 文 淵閣 藏 書 印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四

異兆門中

尉遲賜帖

隋末有一書生居太原苦貧以教導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有錢數萬貫遂欲取之有金介冑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是敬德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有鍛鐵工尉遲敬德書生拜之尉遲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怒曰我打鐵人乃見侮耳生曰若能賜一帖他日當自知

類四

一

乃令書生執筆曰付人錢五百貫具年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去尉遲與其徒大笑書生得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遣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尉遲佐神堯立勳請歸鄉里勅賜錢一庫未曾開者遂得此庫錢敬德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見梁上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也累日驚歎使人求生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以庫錢分

惠故舊

史出逸

李什名巷

唐末有李氏者夫妻孤老無子藏鏹十萬嗇不忍用
一日自言曰吾夫婦辛勤治生至此今老矣嗇少自
奉乃出錢市酒肉其夕夫婦俱見金介神人怒顏而
責之曰此蜀王錢也天使汝守之奈何盜用至王建
入成都用度方窘李老獻其鏹建曰欲復讎乎欲得
官乎李曰俱无之乃具述所見建大喜曰吾王蜀矣
當令汝名傳後世乃命以李什名其巷李以見其姓
而什以見其鏹也嗚呼李氏辛勤藏鏹乃爲蜀王守
錢世之臭徒區區多積不惟嗇不忍用而朝夕惶惶

類四

二

貪求不足以至自執牙籌傾身障籠誠可鄙笑亦若
有物使之者見此當少悟矣

出成都記

黃覺大錢

黃覺嘗送客都門至則客已遠矣旅舍中見一道士
因取酒炙命之共飲旣罷道士以水寫呂字始悟其
爲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
道士懷中出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
也予藥數寸曰歲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如其
言至七十餘藥亦幾盡爲詩曰床頭歷日无多子屈

指明年七十二果卒

見詩話

李生白銀

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貧置小學教童蒙日止十八朝夕供給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甦謂其妻曰我死地下見姚狀元主判人閒衣食簿與我昔日有同場之好謂我曰甚貧矣宜早歸衣食某之本職不敢私特爲君添學生一十人贈銀一笏是某之私羨也其後人忽送兒童上學比舊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獲白銀一挺嗟夫學徒之多寡亦復係陰司注

類四

三

定況官職之崇卑年壽之修短祿廩之厚薄孰謂无

其數乎

出青瑣高議

朱嚴助教

王九齡常言其祖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待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

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俊民狀元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所定等第

類四

四

以對覆考之等第如同則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荆公以初考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爲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果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第自此始遂爲定

制
出筆
談

固言遇姥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曰郎君明年芙蓉鑑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願以季女爲託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鑑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是姥來謁固言忘之姥曰吾嘗囑季女者固言省前事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乞庇我女至門不見及固言鎮蜀日盧氏外孫九齡不語忽弄筆視固言戲曰汝亦用此耶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視無用固言驚

類四

五

悟遣人訪之有巫董氏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固言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由是蜀人待董如神富貴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然則富貴早晚皆有定時鬼神皆知而人獨不知善人君子修己以俟可也

出酉陽雜俎

韓湘開花

韓湘昌黎文公猶子也文公嘗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乃爲詩以見志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子安能奪造化乎湘曰此甚易乃聚

土以盆覆之良久曰花發矣舉盆乃碧花三朵公環而觀之有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其意湘曰他日乃驗乃告去未幾公以諫佛骨謫潮州一日塗中遇雪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公詢之乃藍田耳公嗟歎曰吾與汝足此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敝事豈將衰朽繼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出青鎖高議

類四

六

仁鈞避地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與表弟同居表弟之姊嫁楊國忠之子表弟以疾喪明甚恰之時洛中有鄭生有異術仁鈞使窺表弟曰彼天曹判官也仁鈞甚異之忽一日謂其母曰不久兵起兩京皆亂宜圖淮南避地楊氏百口皆當誅滅惟姊與甥可免母如其言入京以告其女楊國忠詬之其母乃理裝東歸是年祿山叛明皇西幸楊氏无少長皆死屠戮之際其姊先覺負其兒竄得脫悉符表弟之言彼蓋以天曹判官因

得知之耳

唐宋遺史

李庚食鱸

貞元中万年縣尉李庚與前進士數人會于西亭方具鱸一客偶至醉色甚傲問其所能曰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占今日有人不得鱸喫否客笑曰唯君不預耳李公曰公爲主人安有不預之理術驗則厚賞誕妄則奉罰請合座證之因促饌饌將進俄有奔騎至云京兆尹急召李公亟上馬適會議盜賊事留連乃密令報諸客先饌戒庖人留鱸且欲破術士之言

類四

七

是晚李公回諸客尚在公令進鱸方調醋且誚術士之妄術士辭色安然唯言必不謬誤言訖官亭爲久雨濕漏仰泥方數尺忽落盤上器皿俱壞李公驚異問復有鱸否報已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十千贈之

出唐宋遺史

德裕終南

贊皇公李德裕好餌椎朱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來謁曰聞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以示之道士笑曰此是世間凡夫服之促壽乃探懷中出一玉象

子曰可求勾漏瑩徹者致象之鼻三日象卽服之更
七日吐出方可餌此太陽之精凝結萬年矣慎勿泄
於人惟忠孝是念正直是守又出一金象曰此是其
雌貴其相伴不爾亡去公後驗之无差贊皇後不能
守正廣求姝美其象服砂經年不吐果得罪南竄於
鬼門關逢前道士怒索二象至鱈魚潭玉象如犬飛
出金象隨之公到崖州恚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之
獸也勾漏者朱崖之寶也羅浮者海濱之山也道士
自稱李終南乃贊皇不返之意也事之前定一至於

類四

八

此得非命乎

出冉忠
紀異錄

楊瓘遷客

昔楊瓘尚書宦途未達年六十爲河北一縣宰部下
五伯乃佐冥司楊知而問之對曰公非冥司主事亦
五伯之流耳當今判者乃鄰縣長官也聞卽當來但
自求之旬日鄰宰果至與楊俱上州季集楊頗加禮
待之旣見乃一皓首老翁年七十餘謝楊厚禮詞色
感愧楊乃以情懇之老宰曰愧吾丈意深禮厚固不
敢隱令掃淨室置榻施筆硯紙等宰入其中令楊拂

晨啟戶而入見之喜色被面迺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文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改一官卽開之自此後楊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入爲省郎又拜諫議大夫當除授之際視文書皆不差并年月日時並列於上及貶辰州司馬楊疑其不述取視之亦云爲△事貶也後又召爲左丞終於工部尙書所經之事皆與文書无異豈非仕宦進退皆陰司注定不可得而損益哉

韋詞戎幕閒談

昭武販馬

類四

九

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栖栖不偶乃求隨舡舶入新羅遂得季都綱季都大舡主也未至占城舶主令乘小舡與二篙工取水忽爲暴風所飄不知何處乃延步島上望見一道士養一銀鼎面浮一大珠昭武趨禮之具言窮相狀道士曰視子之面無外夷祿可乘舟歸吾與好風送還昭武告以生計道士曰但販馬當自給我陰真人也謝去風起舟去如飛一夕已達明州矣遂販馬於衢婺間果得充養以此觀之衣食之數果有前定也

出錢希白洞微志

歸皓溺水

歸皓錢塘人也天成四年泛海來貢忽值風濤舡悉破溺皓抱一木隨波三日抵一島乃拾木登岸見二道士手談就拜禮之道士曰得非歸皓乎又拜忽一人自水中曰海龍王請二尊師齋乃與皓同往既出命朱衣吏送皓還吏引入一院謂皓曰侍郎元無名字除進奉外人數姓名並已收付逐司皓請見其子吏曰亦係大數固難得回乃速召吳越溺人歸侍郎一行暫來俄見一行二百餘人俱至廳前見皓咸拜

類四

十

爲之流涕又令取溺水簿示皓果皓一人不在其數朱衣令取進奉物列於庭印封如故卽令十餘輩送皓出既出食頃則見身乘小舸並進奉物及表函等皆泊於岸上小舸雖漏而不溺訪其處曰此萊州界也旋有巡海人軍輦運於岸上小舸尋自焚滅皓後謝病隱居年八十卒侍郎蓋承制所授兵部郎中耳

出紀
異錄

高雅見怪

高雅爲荆湖轉運使嘗至公安驛假寐於廳上忽聞

人呼其姓名雅驚起應之見一人朱衣自地出云祿命俱盡言訖不見雅急行至荆南果卒自見怪及卒

三日耳

出吳淑秘閣閑談

伯珍注名

荆伯珍字君玉南陽人累舉進士不第太平興國八年省試正旦御乾元殿受朝賀賦以正月之節文武稱賀爲韻伯珍下語曰簾霧初捲爐香正焚誤書焚爲噴歸而始覺中夕不寐起曰我聞二相公廟乃子游子夏也舉子祈之必應乃草一祝文敘其事以乞

類四

十二

夢是夕夢二神人朱衣坐大壇上謂伯珍曰鶯鳴六合數應二朱亦須頭戴金冠腳踏玉象懷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之遂覺試策日以祝廟文具敘其言於主司宋公白既詣省尙早乃息於省前俄有二皂衣吏攜簿書坐其側伯珍詢之一吏答曰我輩非人也冥中走吏送今年舉人過南宮姓名入泰山去伯珍乃求其名答曰荆伯珍始試賦落韻不合過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宋舍人與改了今卻注名過也又問及第否此別有籍吾不知也逡巡二吏揖

去伯珍心喜遂見宋公公云君非荆伯珍乎所試賦甚佳一噴字固知筆誤前夜已與賈舍人同改爲焚字了勿憂勿憂其年過省御前試六合爲家賦鶯囀上林詩名字在第二等末徒尾第二人魏元樞之下彭垂象之上並應神人之語伯珍爲神告傳以紀之吏云此別有籍以是知得失高下跡籍注定人力區區何爲哉

出荆伯珍神告傳

處厚百日

王處厚字元美華陽人也舉進士於孟氏廣政丁卯

類四

十一

歲下第無聊乃出西郊淨眾佛剎見一僧老而癯揖與語曰吾本太中人姓王名緘字固言及進士第至於今合得五百九十四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八浹辰時壯室有二今計齒一百三十年矣遭亂爲僧遊蕩至此會語久之別去又曰秀才成在明年處厚歸復訪之已絕迹矣是歲冬忽聞扣門乃其僧也曰吾欲遊峩眉思一會別乃引處厚遊寺北社鹵公廟俄有數吏由廟出降階列僧曰新官在此便可公參吏再拜處厚悸悚因問來春之事僧爲一札以授之曰春

試畢開之有十六字曰周士同成二王殊名主居一
焉百日爲程及放榜處厚果第一王慎言爲榜眼八
人爲周之八士也處厚心惡百日之語日出西郊遊
古陌吟詩曰雖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
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
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瑟起悲
風及暮還家暴卒同年見處厚藍袍槐筒投刺云新
授司命主簿自登第及死正百日此不謂之前定可

乎出名賢
小說

類四

師道勇退

三

劉密直師道嘗爲淮南轉運使因往荆湖至岳州一
山寺殿上見一老父皤然瞪目相視劉意甚不平乃
取別路去意不欲再見之已而老父則先在其前矣
心始異之因屏人延坐問以人之生死必可知乎老
父曰知其生則知其死只如官人生襄鄧旅亭則死
亦可見矣劉大驚曰某實隨先君於南陽逆旅生此
無人知今遇神明願決平生通塞老父微笑曰官人
自以至壬寅年當居權要若不勇退則禍至旣已黜

削且居散地以延齡倘復舊資則甲寅不可得過語
畢拂衣而去劉果以咸平五年自密直權計省以弟
幾道所累責降正屬壬寅後閑居湘潭乃牽復如舊
至大中祥符八年甲寅十月一日卒略無差異茲可
以驗官祿得喪果前定也

出洞日小誌
微志出發卷

長興三年始贈東岳三郎爲威雄將軍至建隆三年

有段弼者年八十善製笛一夕有人云威雄將軍追
汝遂入府見一黃衣少年謂曰知善製笛可爲作三

類四

西

五管弼卽時作三五管獻之少年指最後者曰此尤
爲妙弼乞留少年曰爾算未盡不可弼曰某在人間
苦飢寒不願活也少年曰但去將日給錢三百後五
年卽召弼覺後日果賣笛得錢如所許之數雖大陰
雨亦自有人來買後五年乃死

出錢希
白小說

盧瑩兗州使院吏也開寶九年自城獨歸行村路中

忽見旌旗甲馬問之云泰山三郎出獵瑩嘗聞泰山
三郎見者就求官祿多得如願乃伏草中徐見錦袍

少年從者甚盛瑩趨出拜告少年曰爾無官分與錢
五百千便過如飛瑩後歸家因浚渠果獲錢如所許
之數以此知一官皆有分定不可妄得也

出錢希
白小說

黃裳狀元

延平黃狀元裳少苦學好夜讀書忽一夕月明聞水
涯人偶語俯而聽之曰吾在此十紀來日當去惟候
淮南二急腳來替黃甚怪之翌日亭午果有二黃衣
至水涯就浴黃乃急止之仍令他日無復過此是夕
中夜鬼又語曰我本當替爲黃狀元令過去未有來

類四

五

期黃自是知其必冠多士至元豐中有梁泌者一夕
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金字大書黃裳二字
意必貴兆乃改名爲黃裳至明年御試進士第果黃
裳爲天下第一信乎利名之前定也

出紀異錄
灑水燕言

藍守山魃

詔州太守衙有山魃廟甚靈嘉祐中藍丞郎中知州
晚見一叟異之曰山魃神也知公愛民今年五月十
八日當有大水居民漂溺願備之至日果大水民皆
獲免時提刑趙琪與康州守黃郎中者交章爭訟藍

守問山魃神曰趙黃交爭竟誰勝也神曰吾嘗入陰
府詢之二公所爭恐勝負未決相繼皆沒矣公曰二
公年少氣焰何遽死乎神曰陰數已定則何可逃乎
後踰月二公皆就獄果相繼而卒焉

出翰苑
名談

吉寶得汗

吉寶臣都下人也熙寧五年卧病六日神遊陰府見
紫衣據案呼云何來寶臣訴以病六日而未得汗紫
衣命左右下汗案檢寶臣汗當下否吏回報更五日
寶臣曰五日則死矣吏曰祿算未終更十日亦無所

類四

其

損俄有二金人引寶臣出曰此去日誦金剛經一遍
生無病苦死不入惡道引寶臣臨池墮池中而覺見
妻子泣守之果五日大汗而愈嗟夫一汗之微陰司
猶以案牘注定況大於此者乎二金人則寶臣佛室
中所塑二金像也

出翰苑
名談

武侯後身

天竺釋

失其名

貌陋衣窵嘗曳鐵錫至於京輦當南

康章臯之生纔三日其家設齋命僧此僧不召亦赴
家人怒之坐於庭中齋畢章氏命乳母負嬰兒謂眾

僧祝願梵僧先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韋氏怪而問焉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乃諸葛亮後身爾武侯爲相蜀人受其賜今當卻爲蜀帥重福坤維之人吾與此子爲友知生君家不遠而來此子作劔南節度二十一年至中令太尉此外非吾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爲字後悉如梵僧之言乃知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知之而莫能預聖哲安之而不敢謀早晚進退各以時至咸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

類四

十七

矣苟能知此又烏有昔人不遇之文哉

出成都廣記

子正角龍

熙寧丙辰賊寇邕州郡倅唐著作

子正

蓋室遇害唐

本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僦一僕得一肩夫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檐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唐恐其逸遂遣之其僕當日自全州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囑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卽付之唐後月餘方到下馬於驛驛吏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

一書在此書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固啓封
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緣大抵
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
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來黃壁卧林泉
唐得之詰其形貌乃全州黜僕也留書之日卽全州
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也及遇害當丙辰正合書中
角龍之句富貴生死莫不前定惟仙人知之而凡人
固莫測也

見雜錄

鄭細拜相

類四

六

唐丞相鄭細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
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
之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常在禪室及歸昭
國入門蟬子滿室懸絲去地皆一二尺不知其數其
瓦礫亦絕翌日遂拜相此最爲靈異也

出集異記

韋公玉簫

韋公鼻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之子曰荆
寶兄呼韋而恭事之姜有小青衣曰玉簫年十歲餘
常令祇侍韋兄後二載姜使君入關而家累不行韋

乃居止頭陀寺荆寶時遣玉簫往來韋所玉簫年長
因而有情韋後歸覲季父行甚促乃裁書別荆寶寶
乃與玉簫俱來命令從往韋不敢遂與約七年取玉
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書一首遺之七年不至玉簫
潛禱於鸚鵡洲又逾年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八
年是不來矣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并玉環殯之後
韋鎮蜀三日詢獄囚凡三百人其中一人云僕射昔
日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
之曰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後以明經
及第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焚廨舍韋乃卽與雪寃仍
歸墨綬奏眉州牧來赴任留兵幕因問玉簫何在姜
曰僕射與約七載逾時不至絕食而死因吟玉環詩
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
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甚懷歎爲修經像以報之
然念之不已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遊者
相見韋乃使召之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
寫經造像之力便當託生後十二年再爲侍妾臨決
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韋以隴右之功終

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後因生日東川盧八座獻一歌
姬亦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矣而中指有
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沒
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出逸史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四

類四

三

